

（五）天狼星

他和她走在小路上面。

他們的步伐並不急速，因為過度趕路會令體力迅速消耗，如果遇到追擊的殺手或給追兵截到，就沒有力量去抵抗他們。況且她在皇宮裏面住了這許多年，沒有做粗重工作很久了，走小路已經幾乎寸步難行，何況還要趕路。

行走崎嶇小路雖然困難辛苦，但一步一步地走過去，總有走完的一刻。如果走回大道上，他們卻真會膽戰心驚。大路上現在是兵荒馬亂，到處都是這個國家的敗兵遊勇和逃難的平民。如果是普通人，或許還可以混在人群中逃避追兵，但是她的美貌卻是絕世無雙，怎樣改裝都會引人注目而暴露行蹤。

為了可以安全地盡快離開這個戰亂的國度，她提出要毀去自己容顏，但被他拒絕了。他說已經令到她受了這樣長時間的心靈創傷，他再也不會要她失去一毛一髮。況且就算容貌毀壞，她的身段和體態，一言一行，無不令人想入非非，一樣會留下蹤跡而被追兵發現。如果不是因為有這樣的絕世美色，這國家的國王本來是一個英明君主，又怎麼會落得如許下場。

她聽從他的說話。這個世界上她只相信兩個男人。他是第一個。當她還是一個少女，還沒具有絕世無雙的豔色時，她就已經和這個成熟的男人相戀。她越來越漂亮美麗，受到更多人注目和騷擾，他就提議一塊兒隱居到深山大澤之中。但那個時候，這個國家的軍隊侵略了他們的土地，俘虜了國王和人民。他不能不像其他國民一樣，挺身而出去幫助國王恢復自由以及國家的尊嚴。他以為這是男人們的專利，其實女人也會這樣做，女人也會為國犧牲。

他並不是第一個用美人計的人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不過他定下的美人計卻獻出了自己的一生所愛，將她送到遙遠和危險的敵國，要她用本來只屬於他的美色去爭奪敵國國王的寵幸和溺愛，擾亂他治國的心思。他每個夜晚都是痛苦地渡過，因為他傷害了至愛情人的尊嚴，令到她每個日夜要膽戰心驚地過活，每一刻都要隨機應變。他害怕不知那一天會突然傳來她犧牲的惡耗。

好奇怪，她第二個最信任的男人竟是這個國家的國王，她受命去迷惑的男人。她最初心裏憎恨這個人，不是這個人要稱霸天下，侵略了家鄉國土，她一早就已經和愛人跑到山林裏，過著與世無爭自耕自足的生活。不過，一年一年過去，她也成長了，漸漸地明瞭到，他們生存在一個迷亂的塵世，諸國並立，你不攻伐人家，不變得強大，你就會被人吞併，變成奴隸。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仇恨，並不開始於這一個世代，究竟誰對誰錯，根本就沒有一個準則。除了這個覺悟，她漸漸竟然發覺這個一代強人竟是真心深愛她，也不一定是為了她的絕世美色和媚麗，而且真純得沒有條件。她最後也被他的真誠感動了。九年之前，她竟然勸告他不要帶領所有精兵到北方和中原列國會盟爭霸，這樣誓必削弱首都根據地的防衛，就會給予隣邦敵國攻擊的好機會。但他只是更緊緊地擁抱著她，沒有說一句話。他終於沒有聽她忠告。或許，成為這個時代的霸主是他一生大願，就算是頃刻光輝也好。

出發到北方之前那一個晚上，在高床軟枕上翻雲覆雨之後，他竟然向她作出了一個請求，就是希望她能夠為他養一個孩子。他們享受這魚水之歡，次數已經是數之不盡，這還是他第一次談到孩子的問題。她非常詫異，不過還是答應了他。不過她心裏明白，這是一件她不能夠滿足他的事情。

很少的時候，她就患上了一種心痛疾病，漸漸就嚴重起來。村裏的巫醫都認為是絕症，沒有法子醫治，她終於會有一日痛死。有一天，她在小溪旁清洗衣服時，心又痛起來，而且比以前都嚴重，全身都沒有力量，跌臥在水灘上痛苦呻吟。幾個一塊兒在小溪邊洗衣服的女孩子，年紀都不比她大，即時嚇得手足無措，有一個比較機警，便立即跑回村裏去找大人來。其他的就大聲叫救命。求助叫聲驚動了一個剛從河道上遊走來的人。這個人衣服怪異，膚色深褐，身材高大，手中拿著一根竹杖，還帶著一隻很瘦很大的『狗』。平常這些女孩子不敢招惹外鄉人，但是驚惶失措之下，也便忘記了家長們平常的警戒。

這個外鄉人聽到了叫喊聲，也就加快了腳步走過來。這時候她已經被同伴們從水中拖到乾燥的地上。那個外鄉人立即坐到她旁邊，一隻手緊握著她手腕，另一隻手則飛快地用手指敲打她身體上不同的部位。她的痛楚慢慢消滅，也就停止了呻吟聲，漸漸進入了夢鄉。醒過來之時，她覺得有樣濕潤但溫暖的東西在舔舐她的臉皮，弄得有點癢。她打開了眼睛，就看見了『伙伴』的面孔。她迷迷糊糊，不知道那是誰，但不知覺地提起小手撫摸它，一種奇異暖流竄入她的血液，循環到身體每一個角落，舒適得令她再次進入夢鄉。

她睡著了之後不久，父母親便從田裏面趕過來。他們從女孩子們口中知道了這個外鄉人救了女兒一命，便向他道謝。並打聽這是一種甚麼樣的疾病，是否可以醫治。外鄉人並不太懂他們的方言，不能說得明白。父母親最後就請他回到家裏去吃一頓晚餐和住宿一宵，希望可以溝通和解釋清楚。

飯餐之後，只有她一個女兒的父母親，懇求外鄉人醫治女兒。他們拿出積存著的糧食，願意作為報酬。外鄉人連忙搖手，說道替人治病那可以要收取這許多糧食。他跟著花了很多言辭，又用手勢，又在地上劃圖，最後才大致解釋清楚。主要是醫治這種疾病需要頗長時間，但更重要的是主藥會有一種後遺症，就是女孩子以後再也不能夠生孩子了。不過那也是藥方的本意，因為就算痊癒了，病人心臟也不一定可以負擔生孩子那樣重的負荷。

那時她年紀還少，父母親只想到拯救女兒性命，根本就沒有思考到女兒家不能生孩子是多麼悲哀可憐。如果不是有這段遭遇，在過去這麼多年之間，她和他差不多每一個晚上都會享受這種人類的原始慾樂，她總不會一點懷孕的徵兆都沒有。

為了醫治她的疾病，這個外鄉人在家裏面住了差不多三個多月。除了吃藥外，他每天早晚兩次都會用幾支長針刺她身上不同部位。初時她覺得很痛楚，呻吟叫痛。外鄉人便會唱歌和說故事給她聽，他帶來的那一隻『狗』也會依偎在她旁邊，舔舐她被刺痛的地方。痛楚也就慢慢散去。外鄉人當時就告訴他們，它聽得懂各種人語。不要叫他做狗，它並不是狗，所以他並不喜歡這個稱呼。可以叫他做『伙伴』。外鄉人說『伙伴』擁有異常靈力。

很多外鄉人說的話都已經忘記了，因為大部分她都聽不懂。但這時忽然有些又回到腦海之中。

X

X

X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或者就是盤古初開時，一個天神帶著祂的『寵物』來到我們這個地方。用『寵物』這個字其實並不恰當，用『伙伴』或許貼切一些，但也不能描畫清楚他們那種關係。他們一塊生活，互相依賴。

在天神的國度裏面，『伙伴』有著崇高地位。傳說它們從前擁有龐大能力，保護著天神。後來天神的能力進化了，而且越來越快，超越了『伙伴』，不再需要它保護。漸漸地，『伙伴』的超凡能力也就被遺忘掉。但是他們依然是天神生命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天神的壽命當然很長，但『伙伴』有更長壽命，當天神停擺過世前，祂要安排『伙伴』找到另一個『歸宿』。

外鄉人說他來自遙遠西方，家族世代從事治療疾病的工作，一向樂於幫助老弱無依的窮人。但是他家族代代都會患上眼病，終於會變成瞎子。他的病情更早出現，行醫日子看來快要結束了。

有一天這個天神找上了他，說已經觀察了他很長時間，問他是否願意跟祂學習更多和更高級的知識和能力。不過天神說，這需要很大代價。他要替代祂做那些祂已經沒有時間去做的事情，他也要在有生之年，找到繼承人將智慧傳下去，繼續這一項沒法在一個世代完成的使命，並且要照顧祂的『伙伴』，幫助他找尋一個『歸宿』。

外鄉人說這個天神在更遙遠的過去，遇到過一個能力比祂更高更大的神叫做『一』。『一』從另外一個世界來到這裏，要做一件極偉大和困難的事。祂經過一個叫做『黑地世界』的地方，發覺裏面竟囚禁著很多來自其他許多不同世界的天神。『一』有著慈悲心腸，於是就留在那裏拯救這些被困死了的天神，不論祂們是善良還是兇惡。過了很久很久，『一』終於將其中一部分解救出來，那裏面包括了教他很多知識的那個天神和祂的『伙伴』。

『一』發覺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去進行祂本來的任務，於是就急急離開了。有好些脫困出來的天神，靜靜地在後面跟著『一』。有些只為了好奇心，有些是想出一分力報答『一』，更有一些生出了各種歪念。不過都被『一』發覺了。大部分只好聽從勸告離開，但最後有幾個竟成功跟在『一』的背後，而似乎沒有被祂發現。

外鄉人說，『一』原來最後來到了我們這個地方。祂開始日以繼夜地工作，就是天神也弄到筋疲力倦。

有一天，『一』召集了秘密跟在祂後面的十三個天神。原來由始至終，『一』都知道祂們跟蹤著，祂只是沒有時間和祂們詳細解說一切。

『一』告訴祂們，祂來自一個「虛空」世界，來到這裏收藏了祂們的智慧。祂的精力已經耗盡，將要休息無數世代才可復元。祂懇求天神們在祂竭息間幫助守護祂建立的工程，不要被其他兇惡的天神搶奪和破壞，祂說借了這個地方的人和物來完成了使命，也希望祂們能在祂『醒轉』前照顧和保護他們。

X

X

X

一聲狼嗥將她從回憶之中帶回來。牽著她的手也突然之間緊了一緊。太陽已經西沉，四週變得霧色蒼茫。

他計劃這個逃亡已經有很多年了。他的國王為了保全國家，免得玉石俱焚，同意去到敵國做人質。他為了照顧國王，分擔他的恥辱，也就陪伴著他。整整的三年之間，君和臣生活在一起。他觀察到國王雖然表面上是禮賢下士，對他更是一片感激之

情，其實內心裏面蘊藏了無限怨恨，一朝報了亡國之仇，重拾王權，一定不會容許一個看見他屈膝卑躬的人留在世上。真是非常不幸，侍奉的王竟然是一個只可以共患難而不可以共富貴的小人。

美人計加上賄賂終於縮短了留在敵國做奴隸的時間。回到了故土之後，他除了用盡心思令國家變得強大和興盛外，他還要思量和準備怎樣在功成身退後逃亡。

這個計劃並不簡單，因為並不是涉及他一個人。他一定要將愛人從敵國皇宮中救出來。這事困難重重，但是如果不能夠帶她離開險境和重聚，不要說逃亡隱居，就算連生存都沒有意思了。為了解決這一個最困難的環節，他足足思考了近十年。還是想不到一個萬全之策。但到了九年前，他也觀察到敵國的王竟是真心愛上了她，逃亡大計才有了嶄新局面。

九年前，這個國王情敵率領精兵到中原會盟，兵威和他的武功算得上震古鑠今，獲得霸主稱號，又那會這樣容易敗給自己的王哩。他在北面可以調動強大軍團，慢慢地開拔返回被圍困的首都，以強大軍力，擊敗偷襲的敵人。但是他中了流言之計。

圍攻都城剛開始，攻城統帥和他便下令封鎖了所有訊息，並散播無數流言，來迷惑正在北方爭霸的敵人國王。他知道攻陷都城容易，擊倒多情的國王也不難，但自己國家兵力和資源暫時還不足夠擊毀一個強國。

敵人國王剛取得了中原盟主尊號，就收到飛馬傳書報告都城即將陷落，愛妃生命危在旦夕，於是就親率騎兵和戰車部隊，馬不停蹄，披星戴月趕回來。疲於奔命的急行軍是兵家大忌，加上他因思念愛人而變得心亂如麻，神不守舍，又如何能夠不敗。所謂兵敗如山倒，隨後趕來的龐大步兵團，一聽到先鋒部隊已經敗退，軍心動盪，就變得潰不成軍。

這真是個最大諷刺，有情有愛的人都不適合做一個強勢君主。只有無情無義的小人當道。

一小撮守城將士早早就已經被收買了，朝中大臣也是一個模樣。所以都城在國王還沒有趕回來之前就早已經失陷了。身為攻城的最高參謀長，他可以進入皇宮和他的『愛人間諜』見面。這幾天的溫馨相敘，除了訴說離情愛意之外，他還收集了非常多的情報，其中當然包括了國王對她的一往情深。她也並沒有隱藏對這個雄霸一方的君主，漸漸產生了愛慕和感激，她相信她的男人有著高尚情操，了解她內心感受和處境，不會生出怨恨！這就是真愛誠信，他們在年輕時戀愛的果實。

最重要的情報有四個。第一就是敵國國王真正愛上了她，王不會容許她被人傷害。第二點就是為了確保愛人安全，王也安排了精密部署，包括一條有著多重機關的秘密地道，可以在危難時離開都城。第三點，她有自己選拔的侍從和衛隊，算得上可靠。最後一個情報，她說得含含糊糊，因為沒有確實證據。他將這個情報記在心裏，但並沒有將它計算到逃亡大計裏面。

狼嚎聲音越來越近。狼群的危險性並不比追兵或者殺手弱，他也將之計算在逃亡的綱領中。他設計了三條逃亡路線，每條路上都有樹林。那些小林並不是天然生成，而是他下令心腹死士去栽種。幸好他們正走到一個小林前面，他從記號中認得這正是其中一個人工植林。不要看輕這些人工林木，它們依著一定位置栽種，是一種古老又神秘的學問，人如果不懂陣法術數，走了進去會迷路。不過野狼決不會受到人為鬼技迷惑，逃避狼群只有靠最原始的方法，就是爬到樹上去，不被它們盯上，耐心地等它們去找尋其他目標。

現在他們就躲在一棵生長得較為高大的樹上。他先將自己用布帶束在一條粗枝上，讓她躺到胸膛上，再將兩個人結連在一塊。他知道她已累得難以支持，只是強撐。也好值這時刻休息。

她將手放到心房之上，那裏又痛起了來，而且漸漸加劇。他的手也伸過來，緊握著她小臂！她依偎在愛人胸膛上，那裏肌肉依然強壯，身體的其他部分也是一樣，不過鬚髮卻是如霜雪般一樣顏色，日以繼夜地思量做成哩。還加上那種他自己抹不去的內疚，無時無刻地在折磨著他。她已經多次跟他說了，她其實過得很好，只有最初那幾年時常提心吊膽。當她將仇恨和紛爭放下來，她還真是覺得比其他國人幸福多了。他只是不願意相信罷了！

狼嚎叫聲有些古怪，來自四方八面。她想總不能說狼群懂得在包圍自己兩個人罷。在路上沒有看見過一隻狼啊！這個時候，突然地，一連串高吭嗥叫聲從遠處傳過來，樹林也被震動起來，歸巢林鳥嚇得群飛起來，到處飛翔穿插。那絕不是狼的嚎叫聲，它的聲音響亮到可以衝上雲霄，餘音榮繞不散。

狼的吠嗥聲反被蓋過。樹林外面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。

她聽過一次這樣高吭入雲的號叫聲，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。如果不是心痛加劇了，她或許記不起來啊！

人的記憶是一種奇怪事情，有些東西，如果不是有些外在或內在的刺激，會一輩子忘記。

X

X

X

可以稱得上是神醫的外鄉人，在她家裏已經足足逗留了三個多月。外鄉人說她的心病九成好了。但『伙伴』卻正在生一場怪病。

外鄉人每天只吃一餐，而且吃得很少。『伙伴』就根本不會吃鄉村裏面的東西。所以家裏還可以負擔，不介意他們留多久。外鄉人時常幫其他村民治病，村民們也歡迎他留下來。只有鄉村裏面的巫醫是例外。巫醫警告村民，外鄉人帶著的『伙伴』是一個大怪物，終會帶來非常災禍。

對於還是小女孩的她，『伙伴』不是外鄉人所說之靈獸，也不是巫醫認為的大怪物。她病患痛苦呻吟時，『伙伴』整天陪著她，無數個夜晚，她曾經對『伙伴』訴說著她小女孩的心事和願望。她並不以為它真如外鄉人說能聽得懂人語，否則有些羞人答答的事她一定不會講出來。但好奇怪，有時候，當她入睡後，她會在夢境中看見一些願望實現了，那是甜蜜美夢！

那個時候她好希望『伙伴』可以永遠伴著她，有一個晚上就對它說出來。不過，幾天後，外鄉人和『伙伴』就不辭而別了。在他們離開之前的那個晚上，她發了一個怪夢。她在夢中聽到『伙伴』發出過那種高吭的嗥叫聲！她從來沒有在夢境中「見」過『伙伴』，那是第一次。不過那不是一種舒適感覺，因為她並不是真的用眼睛見到『伙伴』，而只是一種強烈感覺。她覺得『伙伴』變得巨大而無處不在，圍繞著她，還快速地迫過來，令她連呼吸也不能夠。她下意識地就用雙手將『伙伴』推開，這時候『伙伴』就發出了那驚天動地高吭入雲的叫聲。她也嚇得昏過去。

X

X

X

在荒野之中，並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聽到狼嗥和那一聲餘音還未散去的高吭嗥叫。今天這條山野荒道上的來客實在不少。

他伏在高度及腰的草蓬裏。本來可以走得很快，但他發覺了有人跟蹤而來，在

追蹤的技術上並不是弱手，所以在路途上他要設下許多疑路，引誘追蹤者進入歧路。有些經驗較為豐富的殺手跟了過來，就被他突如其來的重擊解決掉。雖然越來越小心，但依然發覺有殺手追來，而且越來越精明。看來敵國的王部署了好多批殺手，不殺死「他們」就誓不罷休，死戰還在前面等候著。

他以前本來就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獵人，但終歸只是個星斗小民，受到大戶地主因垂涎他姊姊美色而做出的欺壓。最後父母被害死，姊姊自殺，他也被綁了手腳，放到野外要讓野獸來捕食，還聲稱這就是殘忍獵人應有的報應下場。年青國王在秘密狩獵時救了他，他生命也有了轉捩點。

後來，國王那一次的出遊成為絕對秘密，因為除了幾個人之外，所有臣屬和隨員都被殺了滅口。這真正是飛來橫禍。能夠陪同國王秘密出遊的都已經是親信，但依然成為刀下冤魂，到死還不知究竟犯了甚麼過錯。這就叫做伴君如伴虎。

回到皇宮之後不久，國王和白頭髮大臣在密室中召見他，告訴他一個空前大膽的計劃，要求他參加。其實那可是沒有選擇餘地，因為不答應就是死。

國王不久告訴他，那個害死他全家的地主的全族也死了。仇已經報了，那個村落鬧起了瘟疫，也成為了荒原。

他以後就在皇宮中生活。不過他就好像皇宮中的一隻鬼魂，沒有其他人確實知道他存在著。

國王和白頭髮大臣定時來教導他各種學問和禮儀。國王親自教他武術和行軍佈陣，治國安邦的策略則由白頭髮大臣講授。國王知道 he 會孤獨寂寞，也就在漆黑晚上替他帶來女孩子給他發洩。不過白頭髮大臣警告說，他不能講任何說話，否則那個女孩子就得死。

國王對待他是很好的，不當他是奴僕，很多時還跟他說兒時往事和現在治國的煩惱。和國王說話及見面多了，他也開始了解國王，並沒有初時的懼怕。這是一個恐怖的世代，殺戮紛爭每日發生，受罪的都是黎民百姓。國王說他有一日要掃平紛爭，建立一個和平時代。不過國王暫時的心願是要滅了殺死自己父親的那個南方小國。等到沒有了這後顧之憂後，他要完成父親成為中原盟主的偉業。聽得太多國王的夢想，他也變得嚮往這一切的成就。

有一天，國王帶著軍隊和改裝了的他，將那個在南方的凶悍小國打敗了。白頭髮大臣策劃了整個軍事行動，那真正是個綢密的方略，但如果沒有了國王的身先士卒，就沒有這樣容易成功。不過，這真是太危險了，無論你的武功多麼優秀高強，大戰場是個沒法預則的兇地。國王的父親不就是那樣給毒箭擦傷而死嗎！國王不害怕嗎？

這一場勝仗摧毀了敵國所有武裝力量，俘虜了國王和很多大臣。國王沒有殺死那個失敗了的王，說這太便宜了。國王要將他帶回去做奴僕，要他失去所有尊貴，被人隨時隨刻在他的臣屬前羞辱，這種下場，對他真是比死還痛苦。這是國王的第一個錯誤吧！或許不是，應該是第二個。之前國王就已經錯誤的選擇了他作為『替身』！國王實在是選錯了人。

有一天，國王帶他去觀看兩個少女。她們是敵國奉獻上來的貢品。國王讚嘆說她們是一生所見過最漂亮的女人。國王真是英明神武，見到了絕世美色，還可以頭腦清晰地思想評考。其他人，包括了他，可是立即變得目定口呆，魂魄已經不知飛到了那裏。之後一直不能忘記她們，尤其是她。

白頭髮大臣已經一把年紀了，當然不會受到美色誘惑。他警告說，這都是敵對

國家的美人詭計，雖然知道國王一定不會受到誘惑，但為了以策萬全，絕了後患，還是要立即將這兩個女人處死。可是國王實在不忍心這樣做，為了兩全其美，就決定將這兩個美女送回去。但是就在起行之前，國王致命的舊病復發，在病床之前，召見了他和白頭髮大臣。

國王說雖然有夫人妃嬪，但沒有辦法生孩子，族中亦沒有強勢的繼承人，一旦死去，王國一定就會因爭奪王權而大亂崩潰。本來最初要求白頭髮大臣接掌權力，但白頭髮大臣說一把年紀，沒有精力做王了，而且他本來就是外地人。一定會有人用這事作為藉口抗拒，也會引起動亂。這個繼承的難題一直困擾著國王和白頭髮大臣。後來見到了容貌和王相似的他，國王突然有了『替身』這一個大膽和危險的構想。他和白頭髮大臣商量，他竟然也認為可行。

國王臨終前說，這個世界沒有永恆的國度，但有多一天穩定，人民就有多一天的安寧生活。一切施政要聽從白頭髮大臣，最後握著他的手，口中喃喃說，已經無法實現他父親爭霸中原的遺願了。

他於是就這樣地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國王。他告訴自己要做一個好國王，不過同時間他也不能夠忘記她的秀色可餐。在白頭髮大臣反對之下，他依然下令接她和同來的另一個女子返回皇宮中居住。

他依然記得清楚他們的第一個晚上。月色透過了紗窗，灑進房內每一處。她那比月色更脂白的皮膚，暖得他沒有了任何思想，那一聲聲勾去魂魄的嬌呻聲，令他只能全力以赴。

淒厲的狼嗥驚破他那甜蜜回憶。曾經是出色獵人，當然沒有忘記狼群的可怕。一旦被狼群在草原荒野包圍，就只有死路一條。他要盡快趕到前面的樹林，爬到樹上躲避，避免被狼羣盯上。

說起來也奇怪，這一路上不時有些小林，雖然小樹林是當地慣有的環境，但樹齡並不超過十五年，肯定是人工培植。最初以為是為了砍伐作為木材之用，但隨即發覺樹木的種植位置非常奇特，是跟據一種古老迷術而編排的。普通人會在裏面迷路，可以幾個時辰走不出來。不過他跟白頭髮大臣學過這些佈陣術數，反可以利用它們來逃過後面神秘的追兵。白頭髮大臣教過他數不盡的東面，但自己為了色慾，最後還是殺了這個忠君愛國的忠臣，是沒有臉再見他了。不過顯然自己是會下地獄，不會再見到天上的國王和白頭髮大臣了。最可憐是自己也再見不到她，她本來就是仙女下凡，自然會回到天上。所以在下地獄前一定要見她最後一面。

國王這個位置絕不容易幹。他不久就知道非要花費全部精力，就根本不可能有好成績。所以過世了的王並沒有真正女人，他心裏面只有國家，只有人民。當都城破毀之日，看到王的子民被投到水深火熱之中，他就悔恨一直沒有依著王的告誡去做，沒有理會白頭髮大臣的忠諫。之前，他是想用實現王的一生大願去彌補犯了的錯誤，但卻闖出更深禍害。做到了稱霸中原又有甚麼用，只換來國破家亡。在以後無數世代裏，他將塗污王的英名。本來要在王的墳前一死謝罪，但沒有人知道王墳在那裏。但更可恨的是，他竟然一敗就從此意志消沉，更往溫柔鄉深處去鑽，從不思考怎樣翻身。本來就是一個有一日就過一日的平民，無論學了怎樣多的高級知識，都無法脫胎換骨。如果沒有了那個老年外國人的當頭棒喝，不但他必然死在這一次的滅族戰役中，她也沒有辦法逃出生天，一定會在受盡凌辱和折磨後，慘死在皇宮裏面。

「你不變強，死算是應該，但是你沒有能力保護愛人，她也會死，而且會死得

比你更淒慘！」

盲了眼的外國人，看事情可真是清晰無比。是占算術，還是他有著廣博學問和細微的分析力呢？和他相遇得太晚，再想見他請教方略時，他跟妻子，孩子和他那隻古怪的『狗』已經離開了皇城。

個人或許可以短時間變強，這個國家則沒有時間了，十幾年間，他將它敗壞得支零破碎，處處生腐，已經無靈藥可救。

他抄習了王的辦法，秘密在死士中找了一個替身。其實也不需要相貌太相似。有誰確實認得國王呢？尤其是一個昏君，在深宮胡天胡帝多，見臣民則少。

在最近這兩年多，當他沒有和她一塊時，都在以前那個密室中訓練自己，有時他會以為王和白頭髮大臣就在旁邊，用訓勵的眼神注視著他，但一瞬間就知道只有自己一個人孤伶伶地在那裏，只好抱頭痛哭一場。

就算有這段時間的安排，也要靠點運氣才能在千軍萬馬的戰場中逃出生天。他冒險從密道中返回皇宮，為的就是要確實她已經脫離險境。她雖然是敵國派來迷惑君王的人，但當她的王發覺已掌握勝勢時，早就想殺她滅口，以免日後歷史紀事說他靠女人復國。雖然她的他為祖國做了這麼多，連自己深愛的女人都奉獻了，但也一定難逃這個偽君子的毒手。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冒牌兼愚笨的「國王」，但她祖國的王卻是一個真正壞人，一個心胸狹窄的惡毒小人。

狼羣嚎叫聲又近了很多，一定得全速趕到前面的樹林。野草矮樹遍地，想不留痕跡根本不可能，所以受過訓練的逃亡者，並不在意不留痕跡，而是要處處佈下疑雲，讓追捕者走入歧途。可是現在沒有時間了，狼羣的叫吼聲顯得怪異，而且來自廣闊的領域，移動速度又快，他只好奮力跑過去，再不能計較留下可供追尋的痕跡線索。

樹林，並不是普通的林。只有一個正確的進口，學習術數的人叫做「生」門。他就從這個進口衝入這個根據一種術數種植的人工林，不過這個「生」門現在已經變成死地，一度細長的刀光迎面射過來。他一瞥間便抽出腰間短刀，砍到飛刀的刀身上，飛刀彈到側面。他衝入樹林的速度並未減弱，第二度刀光已迎上來，彈到側面的第一把刀也已回過頭，急射向他的後頸。他這時見到刀身有一條細絲線連著。這種武器是南部敵國蠻族的一種搏擊技術，但聽說只有一個人能夠將這種武器使得出神入化，這個人就是她的戀人。

他的第二刀準確地砍到飛刀的刀尖上，林內已經陰暗下來，可見一串火星彈跳出來，他右手同時反手拍向背後行囊的底部，行囊升起幾寸，背後飛來的刀已插入行囊中。不等再來的攻勢，他左手刀反向身後，斬到控制飛刀的絲線。右手已經抽出背負長劍，橫掃過去。他的劍比普通刀劍較長，可以及遠攻擊，他的短刀則可以保護近身。雙手同時使用武器當然不容易，如果是不同類型的兵器則更困難。這個國家之中，能夠將一刀一劍使得如同自己雙臂一般靈活，就是國王。十年前中原爭霸一役，在馬上較技，這一刀一劍竟可以擊倒戰場上具有大殺傷力的槍，矛和大刀，可說威震中原。這十年之間沒有人再見過這一刀一劍的威風了，但它震古鑠今的名聲依然藏在這個國家每一個武士心間。而這個聲名，是他靠自己日以繼夜的努力操練賺下來。

雖然只是電光火石間的交手，但雙方已經知道對方是誰。

「你竟然可以逃出千軍萬馬。大王還是低估了你。那個死人是個替身吧！」

她的他雖然在說話，但攻擊並不慢下來。只是一把普通的劍罷了，但因為太快，看上來就像十幾把劍一樣。好幾次都突破他長劍的外圍攻勢，若不是短刀長於守護

，閃避並不容易。

他在路上跟踪他們時，就已經決定將事實完本地告訴他們。這兩個國家的仇恨跟他沒有直接關係，他只是一個替身，或許可以說，是他這個冒牌貨，幫助了他們復國。至少是他下令解除他們君臣奴隸的身份，容許他們返回國土。沒有了他，那有他們今天的耀武揚威。可笑是一大堆賢臣卻侍奉著腔襟狹窄，手段毒辣的主人。還是白頭髮大臣最有觀人眼光，一早就看出來了，要一刀殺了他們的王，以絕後患。唉，不過事與願違！

必殺攻勢不容許他分心思考，更不可能開口說話。淫逸日子過得太久，武功荒廢，若不是這兩年勤加操練，幾個招架後就會喪命於快劍之下。他本來就沒有想過會有一場生死搏鬥，他只想再見她一面，沒有其他素求，她回到青梅竹馬的情人懷抱，本就是天經地義的結局。他沒有怨恨甚麼人。但是她就在那裏呢？

他這時候才發覺她倚靠在不遠處的樹下，雙目緊閉，一隻手按在心腔，臉色比平常蒼白得多。

「王，妾自幼就患有心病，不能完全痊癒，沒有藥可以救得了，終有一日不能侍候。那時王有憐惜心嗎？」有一次她幽幽地說出這話時，美得連月亮的光芒都暗淡下來。

艱苦的逃亡不是普通人可以應付，更可況是患有心病的弱女子。這都是自己的過錯，為甚麼從來想不到只有自己強大，才可以在亂世保護她不受到傷害。死對於自己是個便易解脫，苦難折磨對她可是不公平。現在一切悔念於事無補，雖然沒有了權力魔杖，但首先個人要變得強大。想到這裏，他不再思考其他，也就能夠專注集中精神，能夠從身體中尋找到可供運用的潛力。他的刀劍本就是一項奇技，他雜無旁騖地運使著，已經慢慢可以對抗敵人快得驚人的劍招。

兵器頻密和強烈的碰撞聲不單震動了樹林，使歸巢的雀鳥不安地飛來飛去，聲音更遠遠傳開去，驚動了跟踪的殺手和追兵。

她在樹上的時候，心痛逐漸加劇。她沒有告訴他。只是緊閉著雙目強忍著這種痛苦。漸漸她就失去了知覺。兵器的撞擊聲驚醒了她，發覺原來已經回到地面。她也看見了她心愛著的兩個男人正在作殊死搏鬥，便開口阻止他們繼續地打鬥。可是就是連她自己都聽不到說話的聲音。她掙扎著想站起來，可是沒有能力移動虛弱的身體。她看到她的王險險地避開她的男人致命一劍，但劍鋒依然劃破了外衣，有血水滲出來啊。但這只是誘敵之計，王的長劍也幾乎砍傷愛人的肩頭。

「不要打了！不要為我再打了！好嗎？」她大聲叫道。可是沒有一點聲音發出來。她拚命地依靠著大樹身站起來，忽然間，她覺得自己的身體變得輕飄飄，竟然可以衝出幾步。她一面高聲叫喊著，一邊奔跑到他們的劍圈外圍。可是他們一點反應都沒有，依然激烈地在戰鬥。

「男人們的仇恨真是要到死方休嗎！吧了！」

她忽然有一種衝動，閉上了眼睛，就向著那眼花撩亂的劍幕跑過去。她覺得有幾股陰冷氣流穿過身軀，但是卻沒有被刀劍砍傷的痛楚。她奇怪得很，睜開眼睛，只見到已經跑過了他們戰鬥的範圍，還好像離開了地面。她回過頭一看，只見到他們依然在地面上慘烈戰鬥著，她更看到她自己躺在不遠處的一棵樹下，了無生氣。

「原來自己已經死了！」她不其然打了一個顫抖！突然之間覺得很害怕。不知道甚麼原因，就是想跑回去身體那邊，但驚慌失措令到她再不能控制甚麼了，她覺得自

己手舞足蹈地動著，但卻是越來越離得遠！

她知道自己向上穿過了樹林，見到正在西下那一大個橙紅色夕陽，散發著千萬縷金黃色的光芒，一羣羣飛鳥劃飛過週邊的天際，歸返遠近的叢林。遙遠雲層隱隱地在換上灰藍衣裝，黑夜慢慢地降臨大地。她有三十年沒有看見過這麼宏麗，卻又是這樣普通的大自然景像。那一邊的月兒已經爬上了天階，啊！是個圓月，怪不得狼嚎的聲音這麼強烈。她在高處也看到一小隊軍隊正在遠處慢慢地向那個小樹林潛伏過去。她想通知他們，但卻想不出任何辦法，只有焦急的份兒。

她飄過了一個小樹丘，眼前就出現了一個奇境。近千隻大大小小的野狼像狗一樣的坐著，圍成了幾重圈子，圈子中央盤坐著一個膚色黑實的高大老人，身旁站著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。老人身前仰臥著一隻很大的瘦「狼」。老人的雙手不停地按摩著瘦狼身體的不同部分。

一種高亢入雲的吶喊聲又響起來、、、

一種若有若無的引力將她接乘到那個野狼圍著的圈子裏。聽到那聲獨特的吶喊聲，她就已經知道那是『伙伴』，坐著的老人是救過她的異鄉人。女人和小孩一定是異鄉人的夫人和孩子。

異鄉人的眼睛終於瞎了。

『伙伴』一定是病了。

差不多三十年，為甚麼自己可以忘記了『伙伴』。眨眼之間，兒時和『伙伴』的親密情懷充溢腦海，她好想緊緊擁抱著『伙伴』，要對他訴說這多年的塵世滄桑。就像從前在小鄉村家裏的每個晚上，對他細訴小女孩的心事。

「我要美麗，美得河裏的魚兒見到我也會沉溺到水底。」

但是得到了絕世無雙的麗色，是不是也改寫了自己一生，自己是不是因為美麗而得到幸福呢？

「小女孩！」從前異鄉人是這樣叫她的。

「『伙伴』在這個世界，跟我在這個國度，都是同一樣的異鄉人，遠離了熟識的常規，就往往容易犯上錯誤。妳兒時因為疾病苦痛和孤單，喜愛上了像人間寵物的『伙伴』。他同樣因為剛剛失去了『歸宿』而寂寞難奈，也愛上了妳，嘗試要妳成為他的『歸宿』。但是妳對『伙伴』的愛並不是『伙伴』和『歸宿』的那一種，至少在那一刻並不是。那一晚『伙伴』嘗試和妳結『伴』，但妳因害怕而抗拒了他。在那一刻，他受到了傷害。我沒有辦法治療他的『傷口』，於是我終結了在這國家的旅程，回到極遙遠西方的家鄉，因為超神『一』會在這個時間和地方從漫長休眠中醒轉。妳記得我說過有關『一』的事蹟嗎？『一』在『黑色死地』救出很多被困死的天神，包括我的老師和祂的『伙伴』。我的老師和『一』在遠古過去，曾有過一項約定。

尋找了三年多，我們終於見到了『一』，我們懇求祂治療『伙伴』。但是祂告訴我們，物質生命無論多長，總有停擺一刻，但只要放棄一切『行裝』，也就沒有了生老病死，也沒有了時間的束縛。我的天神老師和『伙伴』在逃出『黑色死地』時曾經將『行裝』捨棄，但之後沒法抗拒擁有『行裝』的諸多樂趣，於是將『行裝』重建，想要再一次脫離『行裝』的束縛，也就幾乎不可能了。最後祂說，物質世界有它的緣法約束著，循環不息，生滅交錯是常規。」

「『伙伴』知道寂滅的時限將臨，但卻沒有依戀，因為失去了『歸宿』，在他們國度裏是件不可思議的事，苦痛程度跟我們人類世界喪失深愛伴侶並無不同。不遇『伙

伴』對妳還是有所牽掛。他要在寂滅之前保護著妳。於是我們再一次向東方出發。當我們來到妳居住的村落時，時間已經過了四年多，妳的國家受到戰爭摧殘，面目全非。經過偵查，知道妳被送到另一個國度，於是我們也去到那個地方。『伙伴』要保護妳，於是留在皇宮裏。好幾次妳有危險，都是『伙伴』幫妳解決。不過『伙伴』的時限已屆，已經沒有能力再保護妳了。」

她的淚水也就流了出來，雙手緊緊擁抱著『伙伴』的頭頸和漸冷的身軀，只希望這一刻成為永恆。不知不覺地，她「身體」有一股暖流慢慢地滲入『伙伴』身軀內，又從『伙伴』身軀內回流到她的「身體」，慢慢散發到每一個角落。暖流循環不息地在流動著，漸漸地，她的思緒沒有了初時的內疚，也沒有了悲哀，於是她見到『伙伴』，再沒有猶疑，她讓他進入了她的小世界，也讓他帶著她跨過浩瀚宇宙，去到他再不能回去的那個星辰，他將他名字及那名字所代表的累世滄桑告訴她。

最初她只是覺得像聆聽著愛人訴說著塵世種種，但慢慢地她如夢幻般進入了另一個真實世界，和愛人一同經歷了無數世代的一切一切，喜怒哀樂，她終於完全明白過來，也有了全新覺悟。

當她慢慢地從一覺好夢中醒過來，心靈和身體都沒有了痛苦。她聽到刀劍強烈的碰擊聲音，看見她的王和愛人背靠背地在一棵樹旁正在和幾十個兵卒拚命惡鬥。樹林裏總共有一百多個兵卒，隨時替換被殺傷的兵勇。她驚叫了起來，也就驚動了士兵，十幾個人就跑過來，拿著刀劍向她砍伐。她尖叫了起來，就在這一個時刻，不知從哪裏跳出來幾十隻大灰狼，飛快地撲過去，有些咬著了士兵的手，有些咬著士兵的腳，士兵們痛得大叫了起來，有些被拉倒了，野狼就撲過去咬破他們的咽喉。其他兵卒跑過來拯救同伴，拼命砍殺狼羣，一剎那間鮮血灑遍了整個小樹林，殺聲震天。但無論士兵怎麼樣勇猛，刀劍如何鋒利，都終敵不過像潮水般湧入的狼群。慢慢殺伐之聲停止，遍地都是濺血的殘骸。狼群沒有攻擊她的王和愛人。為了應付共同敵人，他們像是和解了。兩人的一隻手搭在對方肩膊，另一隻手用兵器支撐着。剛才的血戰是累得沒法移動半步了。他們三個人互相凝視著，漸漸都微笑起來。她慢慢走過去，扶著她的王和愛人，走出了黑暗無光的樹林。狼群也無聲無息像幽靈般消失了。

外鄉人在遠處的山頭，盤膝坐在『伙伴』身軀旁邊，拂掃著他的毛髮，他感覺到他身體漸漸冷卻，知道一個超凡的生命，終於停擺。這個時候一個幼細的哼叫聲從『伙伴』身體中傳出來，叫喊聲中一個小「狼」頭從毛髮中露出來，老年的異鄉人臉上露出歡欣微笑，雙手將『伙伴』身軀微微向上托起來，一隻小「狼」鑽了出來，異鄉人身邊的小孩子急急抱起了小狼。異鄉人站了起來，拐杖點向「伙伴」的身軀，身體即時燃燒起來。異鄉人拉著他的女人和小孩，往山岡下走去。

「天狼星，亮晶晶，
沒有眼睛看得清，
凡塵俗世皆是情，
現在海角漂零，
時常心卻清淨，
天狼星，亮晶晶
有個伴兒有歌聲

走過星空穿過城
放下傾國傾城事
同舟泛出荷花菱
踏上一個新里程」

歌聲漸漸消失在清涼的夜風中。